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YU YAN REN LEI XUE
JIAO CHENG

何俊芳 编著

语言人类学教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何俊芳 编著

语言人类学教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人类学教程/何俊芳编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81056-976-7

I. 语… II. 何… III. 人类语言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417 号

语言人类学教程

编 著	何俊芳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 彩插:4 页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76-7/H·9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门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一、积极了解 and 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编委会将不资助缺乏实证基础的、纯理论著作的出版。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语言是狭义的理性活动,因为语言是这种活动的外貌。”(黑格尔 G. Hegel)

“语言……是对意识到的内部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运动、状态和关系的有声表达。”(施坦塔尔 H. Steinthal)

“语言是……思想的形式,而且除了语言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形式。”(坡贴布尼亚 А. А. Потебня)

“语言是清晰的有意义的声韵结合体,这些声音是由某一民族的直觉连结为一个整体,这些声音根据全体人民所用的共同语言,被纳入同一范畴、同一种属概念……语言是最广义的人的机体的功能之一。”(博杜恩·德·库尔特纳 И. А. Бодуэн-де-Куртене)

“语言的本质就在于交际。”(舒哈特 H. Schuhardt)

“语言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人的活动。”(耶斯泊逊 O. Jespersen)

“语言是由器官发出来的、数目有限的,为表达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声音。”(克罗采 B. Croce)

“语言是利用任意产生的符号体系来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方法。”(萨丕尔 E. Sapir)

“语言是一切有意发出的作为心理状态的声音。”(马蒂 A. Marty)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体系……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是社会集体为了个人实现这一能力而获得的必要条件的总和。”(索绪尔 F. de Saussure)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意复制出来。”(埃宾豪斯 G. Ebbinghaus)

“语言是符号结构,借它可以表现某些有思想的、有对象的内容。”(凯因茨 F. Kainz)

“语言是精神的外现……语言史也正是一部精神外现的形式史,因而,也就是最广义的艺术史。”(福斯勒 K. Vossler)

“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梅耶 A. Meillet)

“语言是把个人言语行为连结起来的同言线的体系,这同言线指的是某语言共同体成员在某一时刻拥有的一些成分。”(皮萨尼 V. Pisani)

“语言是……纯关系的结构……是不依赖于实际表现的形式或公式。”(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1)
第二节 语言人类学的兴起及学术渊源	(5)
第三节 语言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14)
第四节 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状况	(18)
第二章 语言的起源	(26)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	(26)
第二节 语言起源与人类起源的关系	(43)
第三章 语言与思维	(48)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48)
第二节 从语言文字看思维方式	(57)
第四章 语言与民族	(67)
第一节 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	(68)
第二节 语言与族属	(75)
第三节 语言与民族感情	(80)
第五章 语言与文化	(94)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94)

第二节	语言与自然生态	(98)
第三节	语言与制度文化	(101)
第四节	语言与行为文化	(112)
第五节	语言与观念文化	(116)
第六节	语言与物质文化史	(123)
第六章	语言接触与民族接触	(129)
第一节	有关语言接触的基本理论	(129)
第二节	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	(137)
第三节	从语言接触看民族接触	(167)
第七章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177)
第一节	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	(177)
第二节	中国的语言规划	(186)
第三节	语言法和语言权利	(193)
第八章	语言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203)
第一节	如何利用语言材料研究民族历史	(203)
第二节	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方法	(215)
第三节	实地调查中如何记音	(221)
附录一	中国民族语言谱系分类表	(237)
附录二	中国民族文字分类表	(240)
附录三	(1)世界诸国宪法规定的单国语 或单官方语言状况	(242)
	(2)世界诸国宪法规定的双(多)国语或双(多) 官方语言状况	(244)
	(3)世界诸国宪法中“国家单语 + 地区语言”	

模式状况	(246)
附录四 (1)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专项问卷 V (大学生问卷)	(249)
(2)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入户问卷 II (主调查对象问卷)	(257)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7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一、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相结合而出现的边缘学科。长期以来，其定性、定位往往因人而异，取决于研究者本人之所需，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众所周知，语言学和人类学有着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亦即各类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但语言无不和各类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相联系，每一种语言都是存在于古今各类人们共同体之中的。因此人类学和语言学就成为既有相同的部分研究内容又相互为用的两门学科。在研究中，人们既可以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也可以通过人类来研究语言。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也证明，通过语言的研究对不同人类群体特征及其文化的认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不同人类群体的形成过程同语言发展的过程紧密相连，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样，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也离不开语言所依赖的人们共同体。因此，为了加深研究这两门学科相同的那部分内容，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相互为用的作用，处于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人类语

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便应运而生。

我们以为,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点上产生的这两门学科,有以哪个学科为主的问题,也就是从语言研究人类还是从人类研究语言的问题。人类语言学应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是通过人类群体来研究语言的特征和过程的;而语言人类学应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是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群体特征及其文化和过程的。就是说,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应该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人类语言学归根到底是语言学的研究,它之研究人类是为了了解语言;而语言人类学则是人类学的研究,它不是要研究语言本身,它之研究语言是为了了解人类。语言作为人类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和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它和人类是一体的,语言的人类学研究首先应考虑的是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上来观察不同人类群体的特征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及特点。

在我国,由于人类学界极少进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因此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大都是在语言学界进行的。由于受美欧派学术观点的影响,在我国的语言学界中流行的都是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混同说的观点。但我们仍然以为,从严格意义上讲,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在学科归属上应是不同的,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而且,随着学科发展的日益精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学科也将成为必然。当然,说这两门学科不应混同,不是说这两个学科就是泾渭分明的。这两个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大片相混的地带,因此形成这两个学科相交叉的状况也是很自然的。

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价值

1.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人类学自20世纪初期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 Boas, 1858—1942)等创立后,这一学科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就其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至今在各国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

我们以为,语言人类学作为联系语言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的学科,应着重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从语言的起源看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语言产生以前的人类应称为“前人类”,正所谓“人性”,就是“语言性”,所谓“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符号的世界”。人类的历史已被人类学家推到几百万年至 1400 万年以前,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时候及怎样产生的?人类语言都是出自一源还是多源?语言在人类的形成和发展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2) 从语言特点看人类的思维特点。人类和动物界的又一重要区别是人能够进行抽象思维,那么人类是怎样思维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是否反映不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特征。

(3) 从语言看民族发展变化的特点。人类是分为不同民族的,一般而言,每个民族、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而且语言在民族的诸特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语言功能的升降与民族特点的强弱究竟呈何种关系?

(4) 从语言研究人类的文化。语言和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同的语言是如何反映不同文化的?

(5) 从语言接触看民族接触和文化传播。利用语言接触来讨论民族关系,推论民族接触和文化传播。

(6) 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看人类语言权利的现状和未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不仅对现代人类语言及其发展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必将影响到未来人类语言发展的趋势,也关涉着不同人类群体的语言权利等问题,因此,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也应纳入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2. 语言人类学的价值

语言人类学作为联系语言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的学科,其理论价值在于从特定的角度,即语言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本质或特定人类群体的特征给予适当的解释。

人类语言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传递信息的系统,有限的语音结合在一起,便可指称成千上万种事物或表达成千上万种思想,并因此而建构起人类文化。作为人类独有的特征,语言记载和反映着人类社会曾发生过并在发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只从其他角度是难以全面了解到的,对人类语言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就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而言,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角度,但如果把联系语言对人类的研究抛开在外,那么人类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与其赖以生存的人类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人类学的认识和研究,而且使人类学的研究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语言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在于:(1)由于语言文字体现着每个使用它的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表达和传递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在对其使用的语言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家庭婚姻形态、经济文化背景、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发展水平以及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等。(2)语言之间的借鉴反映着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他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也必然通过这些交流而对彼此发生影响,所以从一个社会对于其他社会、其他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3)可以利用语言材料弄清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分化、融合、迁徙的。有些民族的起源问题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无从可知,若能确定其语言

在谱系分类中的位置，那么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历史渊源及流变轮廓就会隐现在我们面前。从现存语言的特征，我们有可能看到人类群体的过去，可以追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4) 依据语言材料进行民族识别，应用语言材料研究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总之，语言中隐藏着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且还可以根据语言发展变化的趋势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并提出相应对策。一句话，只要我们能够拉开语言符号的帷幕，就能从中得到在其他方面得不到的信息，为人类学的发展增砖添瓦。

第二节 语言人类学的兴起及学术渊源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一般认为，19 世纪 40 年代人类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人类学这门学科包括体质人类学 (又称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如目前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人类学不仅包括体质人类学，也包括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在内，叫做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被包含其中。广义的人类学，在欧洲曾盛极一时，但现在欧洲人普遍讲的人类学，则指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这在德语、俄语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曾被等同于“民族学”，即对不同民族进行的社会类型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内地，广义的人类学和狭义的人类学概念都有人采用。

人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 15 世纪中期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以西班牙人为主初次登陆美洲的欧洲人在征服并占领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后，随之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统治管理庞大的美洲原住民以及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由于种种需要，许多人开始深入蛮荒丛林

中研究各族群的文化风俗。但作为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是在 19 世纪中期才在西方逐渐形成的。当时的欧洲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掀起了一股研究人类与其祖先的热潮，人类学也在此酝酿而生，其标志是 1863 年伦敦人类学学会在英国的创立。尽管当时确定的研究范围包括人类的体质与文化，但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主要偏重于对人体构造的了解以及人类起源的探索。1897 年，美国创立了华盛顿人类学学会。何尔默（N.H.Holmes）在 1901 年美国国立博物院的报告中才开始将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部分。

体质人类学家在研究人和群栖动物，特别是灵长类高智能动物传递信息的方法时，得出了语言是人类的唯一功能和重要文化特征的科学结论。而通过考古学对史前猿人的生物学考证，为人类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文化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如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许多理论流派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理论给予语言学研究以重要启示，它的综合多种学科的方法也不断地为语言学所借鉴和效仿，如实地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比较分析法等等，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语言学的分支。如语言年代学，最初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研究北美印第安人萨利什语（Salish）时运用的一种方法。即根据语言中根词或基本词汇的保留成分的百分比，比较它们的变化速度可确定两种语言的分裂年代。语言年代学的方法曾被用来研究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许多无文字语言，得出了引起语言学家和文化史家感兴趣的结论。

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广义的角度看，人们对语言的研究早在 2000 年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4

世纪，印度学者巴尼尼在整理、注释梵语诗歌集《吠陀》时，写出了杰出的《梵语语法》。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塔库斯对荷马史诗进行编辑与整理，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写出了第一本被称为“语法最伟大的权威”——《希腊语法》。古罗马学者借鉴希腊人的经验研究拉丁语，代表人物瓦罗和多纳图斯分别完成了《论拉丁语》和《语法术》等著作。中国的学者则围绕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来研究古文献，于是便产生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统称为“小学”，出现了《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大批不朽的文献。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出现了普遍唯理语法。18世纪又有欧美的学校语法。但是，直到19世纪以前，语言学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研究附属于一门叫做语文学的学问之内，而语文学的目的是研究古代典籍文献。19世纪初，欧洲一些语言学家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建立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而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7—1913）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建立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理论（即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强调对语言符号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从而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语言学发展迅速。一方面，语言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形成不少新的流派；另一方面，语言研究开始扩大横向联系，同其他学科互相渗透，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语言学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

语言学在古今中外的发展中，以它特殊的功能为人文学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方法和有效的手段，而最直接、最充分的受益者就是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语言学是人类学最亲近的学术伴侣，如人类学工作者在考察民族的形成、确定不同人群的迁徙发展史时，总离不开语言学的佐证。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格里姆（Jacob Grimm）就曾说过：“关于各个民族的情况，